

劉向說苑纂註

三

漢書門類			
二	五	〇	三
一	三	四	三
〇	六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五	〇	三
〇	六	四	三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3	
冊數	10	(3)
函號	298	6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五

漢草文庫

明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

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

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甘棠篇

毛萇曰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伐擊也茇艸舍也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

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公羊傳曰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

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

說苑纂註

卷之五

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

焉召伯聽斷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

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

不足故歌詠之見詩序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

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致當百姓歎

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

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

位孔子曰以下見家語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惴惴於內惴惴誠不

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

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

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

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熙熙和

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公羊傳

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

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

來哉孰為來哉反於是退作春秋孔穎達曰說左

秋拭面涕沾袍衛反魯則便撰述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孔穎達

春秋三年文成舒對策鄭玄六藝論盧欽公羊序皆言孔子自以

身為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

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

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

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因思施其惠未嘗輟

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
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詩皇

說得感應之
理自然可補
經訓

皇者華篇毛傳云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
為諏鄭箋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
之賢人則於是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報百姓之勞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報神之德也
祀天地謂郊

祀山川謂望夏祀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

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

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

處河東之西界有龍門山洛州
南十九里有伊闕見括地志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

序尚書舜典孔氏傳云五品謂五常遜順也契高
辛氏之子堯之司徒○或曰序下恐脫朋友之

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

土樹穀今百姓家給人足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
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

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三后
謂夏

禹殷契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

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陰行也王世貞曰昔唐
虞三代之盛其

子孫為賓恪者久而或替獨孔子起韋布踐素王
以筆札紹明聖人之緒寢明寢昌稱萬世師爵則

真王禮樂則天子其子孫亦以漸而隆崇號為上
公秩乃不卿雖以夷狄僭篡之主不能有所裁損

鳴乎休哉然孔子實成湯
後論者不知其所自起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昇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偕詩周頌豐年篇毛萇曰稟所以藏齋盛之穗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

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

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未詳所出禮記雜記正義曰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

用大牢若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為下牲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

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

索然猶索索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

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

子不敢以其物薦進本室曰某侯讀此章曰章末有錯簡當作以洽百禮降福

語足銷人偏私

此章史記吳起傳之一段而本戰國策而不法小異

孔偕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

有下人不得其所者為不樂也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

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

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
之人盡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武

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

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

胥太室曰餘胥遺隸也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

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

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

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

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

乎乎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

也太室曰凡以下子政之言言武人不可使之治國家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論語里仁夫仁者

必怨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

位仁者不爲也行一不義以下孟文夫大仁者愛近

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謂不逞給及則虧小仁以就大

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

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太室曰小段落下文承利字說起飾

其內情離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

君子以爲大辱故其工驩堯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堯于崇山符

太室曰子政易天下字為高官大位不唯其意鄙陋而已大害于義

里符里即指武篇所謂管仲誅史附里是也家語始誅作付乙荀子宥坐作付里乙揚倧云付里

乙事跡 鄧析鄧析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未詳 鄧析鄧析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

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鄧析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

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其智非無所識

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

牙毀體殺子以于利率為賊於齊豎刁易牙皆齊桓公臣易牙烹

其子豎刁自宮以近桓公桓公有病二人相與作亂桓公死平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二月

不葬 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

榮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

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

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

晏子春秋雜上

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有而已孟子梁惠王篇古下有之字有作為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

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

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

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

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

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

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

此以下三章見
晏子春秋雜上

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詩小雅
小明篇

景公探爵探謂闕探求取爾雅釋鳥疏曰鳥子
生須毋哺而食之名鷓謂燕雀之屬
也鷓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

出惕然惕然也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

鷓弱故反之晏子逡巡逡巡却
退貌北面再拜而賀

之吾君有聖王之道晏子吾上
有曰字景公曰寡人入探

爵鷓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

曰君探爵鷓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

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視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

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立者成
立也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

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

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

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

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

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

對曰吾有子九人九恐
五誤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

太宰曰晏子之
仁小而勞繁仲
之政大而佚編
序亦有意于斯

事引入王
政賢者有益
非淺

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
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
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
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温舒上書言尚德

緩刑漢書路温舒傳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漢書卽

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漢書始受

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漢書德天下

幸甚臣聞往者泰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

昔秦之時滅文學奸武勇漢書無昔字滅賤仁義

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過謂之妖言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毀

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薰心鬱積實禍蔽塞此

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

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

甚然太平之夫治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

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書太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

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

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

千古冤獄俱不出此

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漢書聖人作仁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人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漢書飾誣詞作飾辭至囚不勝其誣服則指道以上奏恐却則鍛煉而周內之漢書畏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蓋秦當之成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其罪也師古曰咎繇作士雖阜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臣又作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

一切漢書無理作亡極如淳曰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

期不可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疾獄吏悲痛故天下之患莫

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

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穀之卵漢書鳥穀作鳥鷲不毀

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

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漢書傳曰二字作古

有瑾瑜匿惡四字垢作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

晉大夫伯宗之辭詬耻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

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天之道也臣

昧死上聞漢書五願陛下察誹謗漢書願作除聽切

言漢書作以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

一失遵文武之嘉德漢書無嘉字省法制寬刑罰以廢

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履祿也漢書作永復

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

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

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

不施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

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

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入君於後

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

無趨種乎種植也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

不遑懸命于種太室曰懸命於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

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

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太室曰簡子以貌愛民其勝乎貌亦不愛之

中行獻子將伐鄭獻子即荀偃范文子曰文子即士燮不可

得志於鄭諸侯雙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郤至即温季三

子皆晉大夫也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

智者下見略

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

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

珮射者著於右手大指以鈎弦者謂之玦婦人舍珠珥珥珥也夫婦以塞耳

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

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

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浸水言水漬潤

物也浸水能生活物所及有限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

愛其賜時雨生活物蕩蕩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中行穆子晉荀息也杜預曰鼓自秋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

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穆子不許也軍吏曰師徒不勤

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

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

好何杜預曰無以復加所好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

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

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其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

左傳昭公十五年
年文異

家語致思篇文
小異

說苑卷之五

上

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蓋謂祭食也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家語吾子作夫子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家語聖人作仁人下同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左傳宣公二年春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

子為政左傳無熒字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

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

漢書于定國傳 文小異

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眾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漢書下邳人作邾人

其父號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

說苑卷之五

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

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漢書母作姑

又作姑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

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漢書毒治作驗治孝婦自

誣服具獄以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于公以為養姑十

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漢書

有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之二句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

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

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

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雨歲豐熟郡中

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

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

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筦仲迎而問之曰

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

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

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入父死

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

人兄有獄有當作在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

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

說苑卷之五

卷之五

十三

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金字上恐脫車

字春秋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春秋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故天子好

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

身自漁濟上而行小俗隱公五年春觀魚于棠公

也公曷為遠而觀魚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又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助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何休註前僭入俗於惠公之廟大惡不可言也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

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元當

隱公五年螟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何休註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也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

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此一句荀子作而喪終身之軀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荀子離親戚被

荀子榮辱篇文小異

天下之惡莫甚于此

說苑卷之五

卷之五

十一日

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

此之狂惑以下十九字荀子作我欲屬之

家語好生篇文異

韓非子說林篇二事為二段而駢語

狂惑疾病也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則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詩太雅蕩篇鄭玄云醉則號呼相効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環回繞也方丈曰堵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王肅曰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

說苑纂注 卷之五

示樂羊樂羊不為哀志瑛之愈急中山囚烹其子
 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
 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
 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
 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
 召以為太子傅韓非子太子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
 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韓非子無太子孟孫曰夫以一
 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
 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
 與不仁也

仁忍之不相
及久而自定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見晉語註還自衛知襄子伐鄭自衛還也

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三卿知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也

謂魏桓子之相也魏語註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也段規魏桓子之相也嘉按趙策康子之臣曰段規今此

相者恐誤也智果聞之諫智果國語作知伯國註伯國晉大夫知氏之族

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

興之對曰異於是國語註言所聞與此異夫卻氏有車轅之

難國語註曰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拈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驍於厲公而滅三卻在

七年魯成十年趙有孟姬之讒國語註趙趙同趙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通

於趙嬰兄同拈放之孟姬慙怨讒於趙嬰兄同拈放之孟姬慙怨讒藥有叔祈之訴

國語新作想註藥藥盈也叔祈范宣子之女盈之國語新作想註藥藥盈也叔祈范宣子之女盈之

母也與其老州賓通盈母也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祈想之於宣子遂滅

欒國語註范中行有函冶之難函語註函治范畢夷之邑

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畢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皆主之所

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夏書五子之歌孔安國曰三失過非一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周書有之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周書康誥孔安國曰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至於大夫君

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國語註今主一謀而媿人

君相國語謀作寡媿作耻註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

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

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國語註自藍臺之後五年

也○知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國語註言段規首為

策作難遂滅智氏反知伯

智襄子為室美見晉語註襄子知伯瑤也美麗好也士茁夕焉國語註士

茁知伯家臣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

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

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國語浚作峻註峻峭也原陸也其高險不

安故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多松柏之地也國語註言上茂盛冬夏

有陰故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國語註言不兩興

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五終

言外集言 卷之五
（此處為極淡的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認，可能為正文或校勘記）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六

明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論語里仁夫施德者貴不德受

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

持施以牧下或曰持疑時字之誤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

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辭傳君子相與以市道

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

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

說苑纂註 卷之六

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螾前足鼠後足

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蚤蚤巨虛也蚤蚤巨虛二獸名或作蚤蚤似馬距虛似羸而小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蚤蚤

巨虛蚤蚤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螾以走螾非性之

愛蚤蚤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

之愛螾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

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

於天下者乎太室曰興名利三字不安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

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

者憚難也蓋言君不能報臣之功以御下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

不報恩生矣

趙世家與此大異又見韓非子難篇文小異

明于大体而語足服人

政古質疑宋葉大慶所撰載在武英殿聚珍大慶宋史無傳

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已見建本篇罷圍賞有功之臣五

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按趙世家高赫作高共云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

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伯共分其地於是襄子

行賞高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張孟談趙襄子之宰晉

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

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

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

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

之禮矣政古質疑曰晉陽罷圍時孔子卒已二十六

說苑卷之六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群書治要作三

行賞下同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

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羣書治要黎作鰲面垢黑也手足胼胝

胼胝皮堅也今君及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

我與我有大故與韓詩外傳大故作大過子試為我言之君

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

至賢德行全誠韓詩外傳誠作成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

浣我行韓詩外傳暴浣作變化暴浣言日以暴水以浣也昭明我名韓詩外傳

無名字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

以誼蕃援我韓詩外傳防蕃作蕃諫作防蕃作蕃使我不得為非數

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

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

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入者不如存

人之身亡入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

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

子哉周內史叔輿輿與字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

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

之謂也詩商頌長發篇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韓詩外傳

子作面目鰲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韓非子外儲篇文各異

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
 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
 也官宦也 宦仕也而棄之顏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
 苦而背後之韓非子 背作君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
 大夫蔽遊遊即交 遊之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
 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
 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
 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已力不
 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

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
 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
 乃懸書官門曰有龍矯矯武 負頃失其所五蛇從之
 與晉世家文異 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 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周徧
 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
 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
 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
 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
 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
 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
 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
 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
 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
 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者乾者鬻通獨不得其所文
 公瞿然瞿然驚顧貌曰子欲爵耶請待且日之期子欲
 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
 受也言盡而名至太室曰言盡而名至者盡叙功而人知其勞也仁者不
 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油然雲盛貌沛然下雨沛然雨雨貌則苗

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
 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
 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詩齊風無田甫田維芻騶
 田過度而無入功終不能獲○嘉閱攷古質疑大
 慶曰觀龍蛇之章載干說死者有二其一則介子
 推事其一則舟之僑事聯載之大慶按左傳僖公
 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及振旅入晉殺
 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安有所謂文公求之不得
 終身誦甫田之詩乎以此而觀龍蛇之章乃介子
 推事劉向惑干多聞而不知筆削遂聯載之以為
 舟之僑事非也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漢書丙吉傳丙吉

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

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

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內謁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因救天下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

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

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

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施紳就封之也漢書太子紳作紳生下有存字師古曰紳繫印之組也太子

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

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

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及報文侯有

喜功之色喜驕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

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平原君自楚歸楚使春申君將兵

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信陵君傳云朱亥袖

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未至秦急圍邯鄲邯

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

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

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

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

說得人情理
勢透徹雖思
人不能不聽

太室曰平原君
以上君報臣之
德也秦繆公章
以下下報上之
恩也

呂氏春秋韓詩
外傳文各異

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
使秦破趙平原君傳無恣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
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
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
為患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
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
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平原君傳
孝作李是也徐廣曰河內城皋有李城○正義曰
懷州温縣本李城也李談父所封階場帝從故温
城移縣
於此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

韓詩外傳文異
又見韓非子

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
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
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
圍之呂氏春秋愛士篇居三年以下作處一往時食
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
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晉世家
公晉惠公令戰韓原令梁繇靡御號射為右輅秦
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
獲晉公此德出而福反也晉世家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不醉不燈燭滅乃有
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

高識厚道不
獨絕纓者感
即不絕纓者
亦為之法惠
矣

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
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
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
冠纓者不權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
火卒盡權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
五奪首群書治要李瀚蒙求并奪却敵卒得勝之
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
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
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
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言身纂言 卷之六

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晉大夫將上之絳上疑去字誤當下與見

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卧餓人即晉人靈輒也

宣孟止車為之下食預曰翳桑桑桑之多蔭翳者自含而舖之舖通

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為饑

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

自致猶自媿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飧脯二胸儀禮

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

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

子斯食之也斯則吾更與汝乃復為之單食以脯二

說苑纂注 卷之六

束與錢百太室曰以字應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

欲殺宣孟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

子驟諫公患之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太

日酒字當宣孟知之中飲而出中飲猶靈公命房

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

曰今固是君邪太室曰既及宣孟欲殺宣孟也向

固是君耶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及是且對曰

或曰且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鬪而

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

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太室曰上君子者彼下

史漢哀盜傳文
小異

二小人夫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於萬人乎故

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

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

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書伊訓曰惟

惟詩云赴赴武夫公侯于城詩周南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詩大雅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吳王欲使袁盎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

守盜盜為吳相時初盜為中郎將遷從史與盜侍

兒私通兒文穎曰侍盜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

從史從史懼亡歸盜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史記漢書并賄

作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盜校

司馬史記校下有尉字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且日斬君盜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臣故為

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敬對曰公見親盜乃以

史記作盜乃驚謝曰公幸有吾不足以累公司馬

日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君何患

乃以刀決帳索隱曰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率徒卒道出令皆去

盜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

豫讓事出戰國策史記刺客傳

施德無心而相報甚巧造化之理微矣

所說亦約國策文與此章序事異

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襄王即趙襄子乃漆身變

形史記索隱曰凡漆有毒近之多患吞炭更聲戰

策云讓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以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襄

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

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

又盜為抵罪被刑人也抵至赭衣入絳宮赭衣罪人之服也

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

事中行君中行君文子荀寅也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

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史記索隱

日啞謂瘖病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

說苑卷之六

雖非中道之
言然亦足起
頑立端

此章見晉語文
異

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史記朝士作國

同士下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

太室曰以事智伯故爲非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

入口者三日以禮讓太室曰其意以車庫爲倚

計自爲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欒盈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命其家臣有敢從

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或曰君字

上恐脫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

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

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

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史記留侯世家云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封張良爲留

侯應劭曰大父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

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

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

葬太室曰留侯家僅三百人財非不足棄良悉以

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

韓故漢書本傳註師古曰從遂學禮淮陽正義曰今陳州

也東見滄海君漢書師古註蓋當時賢者之號得

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於博浪沙服虔曰狙伺候也博浪沙河南陽武南地名也誤中

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求

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齊小白立為桓公鮑叔進管仲舉上祗與

在衽也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

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此一句必有誤吾嘗與

鮑子負販於南陽負背荷物也賤買賣曰販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

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

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王疑主字誤而三不見聽

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

管仲傳文與之異柯雅騏考要文與此章略同

史記趙世家

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韓萬玄孫獻子也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

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景公成公之子名據趙朔為晉

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按左傳无

屠岸賈事初趙盾在夢見趙世家在下有時字言未死時夢見也叔帶持

龜要趙世家無龜字要乃腰也○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

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

好兆灼龜坼也趙史援援趙史名也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

及君之子趙世家及作乃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

衰至子以下七字史記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

及至於晉景公趙世家無晉字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

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趙穿弒靈公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

趙盾弒其君屠岸賈今為司寇趙盾治其賊致罪于趙盾也徧告諸將曰趙穿弒

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

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

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

意而後妄誅趙世家後作今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

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

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言使趙氏存也朔死且不恨韓厥

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

宮諸將聽命於一廢人諸將亦有意於滅趙氏也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以

也哺見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

上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趙世

疾家無疾字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

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趙世家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

大戊帝御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

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

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
吾君獨滅之趙宗趙世家無之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
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
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
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
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
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
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
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趙世家無
字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

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
彼攻當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
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晏子春秋雜上
此章爲詳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晏子春秋踵下有門字竊悅先生之義
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
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
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
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
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

猶是戰國侯
生革一種習
氣

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
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
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自巳也太
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
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

製紵紵紵紵紵也葛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

國也不壤交言非境壤相接以交也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

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

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

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釋水郭璞曰造舟比船為橋

維舟維連四船方舟併兩船方舟臣之職也且敬

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

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

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

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

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

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

而卒應王怫然怫然貌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

思而知感從
來不爽

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

祠田也以奩飯奩本藏香器盛此以飯也與一鮒魚其祝曰下

田洿邪得穀百車史記淳于髡傳作甌窶滿篝汗邪滿車註司馬彪曰汗邪下地

也蟹堞者宜禾荀子儒效篇註引此堞作螺曰蟹螺蓋高地也通雅曰言蟹螺之背

高微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

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

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

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

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劫臣於君

此章雖詩外傳為魏文侯之時子貢謂簡主事文異

從來桃李少而羨藜多為之嘆息

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

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

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蒺藜子有二角刺人狀如蒺藜而小

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

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僮幼而未冠者也衣青白

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

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

以君之賊心為足矣言文侯賊人之心固多矣今滋甚今復將用兵故

者厚死之孤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

太室曰陽虎以仁為亂國之翼魏文吳起以不為殺人之具噫

侯慙然也慙傷也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疽惡瘡也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為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謂不反也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言不知他日子死於何所矣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言不使知士而出身之外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

恣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得之之言也或曰人內字誤內字失口存入而已內言軀也外指人言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歾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見左傳文公十八年杜預曰斷其尸足而使歾為僕

杜預曰奪庸織之妻國語及左傳作閻職史記作僕御也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

名也此言庸織庸非姓蓋謂受雇織之妻史意不同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

申池杜預曰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於池歾以鞭扶織鞭左傳作杜預曰織怒歾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奚若左傳無孰字杜預曰乃謀殺公納

之傳中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

見左傳宣公四年文少異

公子家見公子

宋之食指動

杜預曰食指第二指

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

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

欲使指動無效

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

公子家謀先

杜預曰先公為難

遂弒靈公子夏曰春秋者

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

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韓非子外儲說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

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

劉向說苑纂註第六終

卷之六



